

大咖观察

本期主持人
余华
著名作家

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

张悦然在描写父辈的时代和爷爷的时代的时候，如此的准确。这七八年来她已经进入了好的状态。当你进入一个好的状态的时候，你胡编的时候都会很真实。进入不好的状态的时候，看资料都是胡编。这是作家找到真理了，走上一条真理之路以后就能够这样。那个起因吸引了张悦然，让她写下了一部跟这个起因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书，是一部更加丰富的书。她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那些人物出来以后都栩栩如生。

——余华

80后的“爱与黑暗的故事”

距上一本长篇小说《誓鸟》的出版已经过去十年，张悦然长篇小说《茧》终于姗姗来迟。这部小说采用了双声部的叙事结构，通过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各自的讲述，为读者讲述了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缠绵恩怨。小说将一桩发生在“文革”时期骇人听闻的罪案不断抽丝剥茧，还原历史场景，观照当下两人日常生活，映衬出历史的迷雾是如何悄无声息地覆盖在下一代人身上的困局。

《茧》这种直接对话历史的创作，也让外界开始重新认识观念意义上的“80后创作”。无疑，这是一部标志着80后写作新质地和新方向的重要作品。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爱得不够自由、不够健康
也许根源在父辈那里

读品：有人说这部小说是80后一代人的“爱与黑暗的故事”。这是一本有关爱的小说吗？

张悦然：其实最初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和爱有关的故事，因为之前我觉得我已经写尽了各种各样的爱，我有一个短文小说集《十爱》，全是和爱有关的小说。开始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们和我们的父辈，甚至更远的历史之间的故事，并没有觉得这里面有那么强烈的爱，但是写着写着的时候，爱就来到了这个故事里。后来我想其实我们是没办法拒绝爱进入一个小说的，因为小说是关于人的，人物是小说的灵魂，可是什么样的人物会有灵魂呢？一定是他有非常强烈的爱才会有灵魂。

读品：女主人公对她的父亲有一种近乎像岩石一样坚固的爱，因为她的妈妈一直陪伴她，她的父亲一直是缺席的，这部分的创作是有来自你童年的经验吗？

张悦然：潜意识里“父亲”这个主题总是会出现在我小说里，好像我必须要面对这个“父亲”，我就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弑父，在一些小说里把父亲杀掉，另外一些小说变成恋父。当我恋父的时候，发现我其实爱的那个父亲又不是真正的父亲，因为那个父亲太完美了，就像一个蜡做的假人的那种感觉。我会觉得那个父亲是我重新塑造过的父亲，而不是真实的父亲。

读品：你觉得80后的缺爱跟自恋有关系吗？

张悦然：80后，可能90后确实有这个问题，因为小时候的记忆只有自己的，只能和镜子里的自己作伴，所以，就会有一种自恋和自怜的情绪。但是我这本书里探讨的一个根源还是我们的父母。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你们觉得父母对你们爱的表达是令你们满意的？我们也许可以回溯到这个源头，我们父母的爱——他们经

历过什么样的童年，是什么塑造了他们，是什么使他们以现在的方式去爱，而这种爱是直接导致我们现在的爱有问题，不够自由、不够健康的这样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直面历史创伤
探寻父辈的爱与罪

读品：小说里有一段话，“现代家庭和父辈相处的过程中，任何强烈情感的表达都成为一种痛苦”，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挺悲凉。你跟父母相处是种什么样的方式？

张悦然：我跟父母生活中的关系也还都挺好的。我现在跟父母住，我因为很早就离开家，直到最近父母退休，开始比较多地出现在我生活里，给我提供非常多的帮助，我觉得很好，但是确实有一种重新再建这个关系的感觉，很多童年的记忆又会涌上来，他们依然会把你当小孩。所以，很多时候也会有一些特别不自由的感觉。

小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我父亲是一个特别理智的人，而我是一个特别热情的孩子。那时候我总会兴致勃勃地去做一些事情，比如可能画什么东西或者剪什么剪纸，他总是会流露出一种不屑或者对这东西毫无意义的目光，让我顿时觉得像一盆冷水浇下来。小的时候会觉得好残忍，很冷酷。可能我父亲他是一种诚实的表达，试图让我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长大以后就不那么容易碰壁。这是他的一种真诚和爱的方式。长大以后，我试着这样理解他的爱。

读品：在这个小说里贯穿了中国三十年的历史，涉及到好几代人对于爱的一些观念的变化。你是怎么看在这么长的时间维度里，中国人在这个事情上的一个变迁？

张悦然：小说里我写到三代人，但是我在写的还是几个家庭内部，或者一些个体身上发生的这样一种爱的故事。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具有代表性。我写到我的祖辈的时候会想到我小的时候。在这个小说里有很多地方和医学有

关，因为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医生，在一个医院大院里，我度过了童年的那一点点时间，那个家里的那种干净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围困，或者说是一种巨大的约束，公用筷子就不用说了，杯子每个人都会贴好名字，不能用错。毛巾也是，每条上面都缝着小条，干吗用的，会有特别多的条条框框。

另外，因为医生的原因，他们对生死的看法肯定是很不一样的，对他们来说死亡就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当他们说起死这件事情的时候，对玩家来说特别冷酷。他们当然也是爱我的。在这样一个医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家庭长大，会觉得爱总是缺乏一种温暖、温度吧。

曾经青春沧桑
十年破《茧》而出

读品：你很早的作品就有关于爱的描写，写作过程中，对于它的理解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吗？

张悦然：我觉得在最早的小说里，我表达的那个爱很多时候还是会遭遇一个强大的男性权力，好像挡住了你的路一样，你必须要挣脱它或者击碎它，才能自由。但是到了现在，好像这个山一样的男性的权力已经不存在了，我的人物的爱确实变得更自由了一些。原因可能是随着我的成长，我对自己和男性之间的那种力量悬殊的东西现在已经可以完全释然了。所以，就能更自由地去看待这个问题。这点上我觉得应该算是个好的变化。

读品：你以后还会继续关注80后吗？

张悦然：我其实没有太特意地说我一定要写80后的成长或者这一代人的精神状况，只是因为我身在其中，会不可避免关心周围的人。所以关心80后的群体，这种观察或者记录一定会继续下去，但是我觉得就像《茧》这本书一样，写到很多60后、70后、更老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把80后当成一个孤绝的群体审视或者保护，这可能都不会特别利于我们的成长。

私人书单

荐书人 舒君
编辑，书评人



孙致礼译
林出版社 2009年1月
《爱玛》
简·奥斯丁著

虽然《爱玛》在中国读者中的影响力不如《傲慢与偏见》，但它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奥斯丁在艺术手法上最成熟的作品。而在20世纪80年代，评论界还有一种趋势，把《爱玛》看作是“超越时空和作者的一个自足的文本，可以不管时代背景和永远也无法知晓的简·奥斯丁的观点而仅仅根据作品本身来对待”。英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凯特尔博士还把这部小说视为奥斯丁生平所写过的“最伟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王永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年3月
《伊甸之东》
约翰·斯坦贝克著

《伊甸之东》描写了两个移民家族从美国南北战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长达半个世纪三代人的命运。“我深信不疑的是：个人的自由、探索的头脑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我为之奋斗的是：头脑要有随心选择其发展方向，不受支配的自由。我必须反对的是：限制或毁灭个人的任何思想、宗教或者政府。这就是我的主张和努力方向。我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按一定模式建立起来的制度千方百计地要毁掉自由思想，因为自由思想能通过检验摧毁这样一个制度。这一点我完全能理解，我恨她，要跟他斗，以便维护哪个是我们有别于不具备创造能力的动物的唯一的东西。如果自豪感能被扼杀，我们也完了。”

小编推送



■小说

《精神病患》

威廉·彼得·布拉蒂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年5月

威廉·彼得·布拉蒂，是奥斯卡金像奖、美国金球奖双料最佳编剧得主，“驱魔三部曲”（包括《驱魔人》《群魔》《精神病患》）是他最著名的作品。《精神病患》讲述了战争时期一群性格各异的美国军人的故事，他们都在服役时患上了精神病，被美国国防部安置在一栋哥特风格的古堡内接受治疗……

■历史

《康熙帝大传》

阎崇年

中华书局 2016年7月

康熙在位期间，取得了对三藩、沙俄战争的胜利，统一了台湾。本书是由《康熙大帝》修订、完善而成，原书仅26万余字，修订后的《康熙帝大传》共35万余字。全书对康熙皇帝在位期间的内政、外交等治国理政的措施以及其在清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给予了客观、公允的评价。

■传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

[美]约瑟夫·弗兰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本书是弗兰克教授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著作研究系列第二卷，融合传记、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史的光辉典范。它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案的共犯被捕，遭送西伯利亚，终于十年后历尽艰辛重返彼得堡，那时他是一个身心俱变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我信仰的重生”。

■学术

《福柯在中国》

汪民安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7月

福柯热潮在中国似乎从未褪去，但福柯的思想在中国却总是被谈论得太多，被理解得太少。这本论文集是纪念福柯逝世30周年讨论会“福柯在中国”的最终成果。论文集中收录的作者以国内福柯理论研究领域中青年学者为主，论文针对福柯在政治、哲学、伦理学和艺术等各领域的主张和成果展开。